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毛詩注疏卷二十三

漢鄭氏箋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小雅　魚藻之什

序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箋萬物失其性者王政教衰陰陽不和羣生不得其所也將不能以自樂言必自是有危亡之禍音義藻音早鎬胡老反樂音洛篇內唯注八音之樂

故言矢猶當也大陵曰阿釋地文周地廣矣獨言依京故知文王但發其依居京地之衆箋以京為周地小別名則京是周之所都之邑以其兵少故唯發近民也上言徵兵於密須乃似盡國不足今言少發而足所以前徵兵者蓋以密人疑之故徵兵以嘗之非為密須兵也始侵其境而即登岡故知是望其兵衆始見登高而望即不敢當陵飲泉而驚散走也文王之所伐者混夷歷年始服崇則再駕乃降於此獨得易者敵有强弱故難易不同傳正義曰釋山云小山別大山曰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渭是水也居必在傍故以將為側論語云且知方也謂知禮法此則亦法也故以方為則也箋正義曰度謀鮮善皆釋詁文以其已槃岐陽不應復言餘山故以鮮為善也諸言方者皆謂居在他所人嚮望之故云方猶嚮也必知已德盛威行乃遷居者以威若不行則民情未樂遠方不奏則隨宜而可令威德既行歸從益衆非處廣平之地無以容待四方故知民既復從乃

遷居要所也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故言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稱與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葢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傳懷歸也不大聲見於色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云夏諸夏也天之言云我謂人君有光明之德而不虚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其為人不識古不知今順天之法而行之者此言

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傳仇匹也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墉城也箋云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大惡者女當謀征討之以和協女兄弟之國率與之往親親則萬志齊心一也當此之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也音義見賢遍反詢音荀鉤古侯反又古侯反援音袁臨如字韓詩作隆衝昌容反說文作輴輴陷陣車也墉音容疏正義曰毛以為天帝告語此文王曰我當歸於明德以文王有明德故天歸之也因說文王明德之

事不大其音聲以見於顔色而加人不以年長大以有變革於幼時言其天性自然少長若一不待問而自識不由學而自知其所動作常順天之法則以此故天歸之而使伐崇天帝告語此文王曰其伐崇也當詢謀於女匹己之臣以問其伐人之方和同汝之兄弟君臣既合親戚和同乃以汝鉤援之梯與汝臨衝之車以往伐彼崇城言天意歸就文王故文王於是伐崇也鄭以為天帝告語文王曰我之所歸歸於人君而有光明之德而不虚廣其言語之音聲以外作容貌之色又不自以長諸夏之國以變更於王法其為人不記識古事不學知今事常順天之法而行之如此者我當歸之言文王德實能然為天所歸崇侯反於此道天使文王伐之天帝告語文王曰當詢謀汝怨偶之旁國觀其為暴亂大惡者而征討之其征之也當和同汝兄弟之國相率與之而往餘同傳正義曰此傳質略孫毓云不大聲色以加人毛以言不以長大有所更則以夏為大王肅云非

以幼弱未定長長大有所改更言幼而有天性長幼一行也箋正義曰箋以大為音聲以作色忿人長大淫恣而改其本性此則中人以上皆免之矣不足以美文王下言伐崇討崇之反道則此經當陳人君之正道不得以夏為大故以夏為諸夏處廣言語以外作容貌謂色取仁而行違虛名而不實也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謂為諸侯之長自以身居尊位無所畏憚變亂正法也崇侯與文王俱為紂之上公是長諸侯也詩意言文王無此行則崇侯有之矣故天命文王使伐之人道貴其識古知今此不識古不知今為美者言其意在篤誠動順天法不待知今識古比校乃行耳不謂人不須知古今也言天之道尚誠實貴性自然者明此經所陳皆是誠實自然之事也變更王法者若虢石父導王為非崇侯虎倡紂為無道變亂典刑者也而孫毓以創業改制為難非其難也傳正義曰仇匹釋詁文鉤援一物正謂梯也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箋云鉤鉤梯所以

鉤引上城者墨子稱公輸般作雲梯以攻宋蓋此之謂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傍衝突之稱故知二車不同兵書有作臨車衝車之法墨子有備衝之篇知臨衝俱是車也說文云城所以盛民也墉城垣也彼細辨其名耳散則墉亦城也箋正義曰怨偶曰仇左傳文方者居一方之辭故為方國之諸侯以當伐之故皆為暴亂大惡者紂黨多矣所以獨伐崇者當此之時崇侯虎導紂為無道之事其罪惡尤大故伐之倡紂為無道我應文注云倡導也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傳閑閑動摇也言言高大也連連徐也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於內

曰類於野曰禡致致其社稷羣神附附其先祖為之立後尊其尊而親其親箋云言言猶孽孽將壞貌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及獻所馘皆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也類也禡也師祭也無侮者文王伐崇而無復敢侮慢周者

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傳茀茀彊盛也仡仡猶言言也肆疾也忽滅也箋云伐謂擊刺之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拂猶佹也言無復佹戾文王者音義訊音信字又作

訊又作誶並同馘古獲反字又作聝字林截耳則作耳旁獻首則作首旁類如字本或依說文作禡禡馬嫁反搖如字一音羊照反羣神本或作羣臣孽魚列反又五葛反茀音弗仡魚乙反韓詩云搖也說文作忔肆音四拂符弗反刺七亦反佹九委反戾也復扶又反

疏正義曰毛以為文王之伐崇也兵至則服無所用武故其臨衝之車閑閑然動搖而已不用之以攻敵崇城言言然高大如無所毀壞既伐崇服之則執其可言問者連連然舒徐盡其情而不逼迫也所以當馘左耳者安安然不暴疾也文王之於此行非直弔民伐罪又能敬事明神初出兵之時於是為類祭至所征之地於是為禡祭既克崇國於是運致其社稷羣廟而來更存祭之於是依附其先祖宗廟於國為之立後文王伐得其罪行得其法四方服其德畏其威是以無敢侮慢文王者也深美其伐重詳其事言文王臨車衝車茀茀然彊盛崇城仡仡然高大於是用師伐之於是合兵疾往於是殄

絶之於是討滅之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方服德
畏威無敢違拂文王之志者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
鄭唯以臨衝攻城言言仡仡為將壊之貌伐為擊刺肆
為犯突為異餘同傳正義曰以閑閑是臨衝之狀車皆
駕之而往故為動揺言言是城之状故為高大傳惟云
言言髙大不說其髙大之意王肅云髙大言其無所壊
傳意或然若城無所壊則是不戰而得有訊馘者美文
王以德服崇不至於破國壊城耳於時非無拒者故得
有訊馘馘獲釋詁文攸所釋言文玉藻云聽鄉任左故
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
耳以計功也釋天云是類是禡師祭也王制云天子將
出類乎上帝禡於所征之地言類乎上帝則類祭祭天
也祭天而謂之類者尚書夏侯歐陽說以事類祭之在
南方就南郊祭之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
是用尚書說為義也禡之所祭其神不明肆師注云禡
師祭也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黄帝是鄭以無

明文故疑之而為二說也如鄭所說類祭在郊此傳言於內曰類者以禡於所征之地則是國境之外類之雖在郊猶是境內以二祭對文故云於內曰類於外曰禡謂境之外內內非城內也致附承類禡之下則亦是敬神之事故知致者致其社稷羣神附者附其先祖為之立後社稷是崇國之所尊先祖是崇國之所親令使神有所享不絕其祀是文王為之尊其尊而親其親也致者運轉之辭附者依倚之義以社稷於人無親故以致言之先祖則依其子孫故以附言之崇侯有罪當滅其國所以復得致其羣神為之立後者蓋以崇侯虎身有罪耳其先祖嘗有大功不當絕祀擇其親賢更為立後使得奉其宗廟存其社稷也言致則文王致之自近非復舊國當小於舊耳箋正義曰箋以詩美文王以德服崇若臨衝本所不用則不應言之今詩言衝則是用以攻城故知言仡仡皆是將壞之貌碩人言庶姜孽孽是舉我之容故猶孽孽也徐徐以禮為之不尚促速明

有餘力不急急為之也僖十九年左傳曰文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隱其戰事而言其降耳傳不言類禡是祭故辨之云師祭名也崇是大敵伐即克之故無復敢侮慢周者竟文王之世不復伐國是由無侮故也傳正義曰此茀茀亦宜猶上閑閑而云彊盛者以茀茀閑閑文不相類則上言車之動此言車之形故不同也肆與大明肆伐大商文同故以肆為疾既為疾伐亦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至疾乃咸有罪則肅意謂伐之疾傳亦或然忽滅者言忽然而滅非訓忽為滅也箋正義曰以是伐之文在崇墉之下故伐謂擊之刺之牧誓曰不愆于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是謂擊刺為伐也肆為犯突言犯師而衝突之故引春秋傳為證也案左傳隱九年云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

輕者肆焉其可其言皆不與此同鄭以輕者與勇而無剛義同故引之而遂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箋云民者冥也其見仁道遲故於是乃附也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音義靈臺杜預注左傳云靈臺在始平鄠縣今屬京兆府所管昆古門反鄭注禮記云明也蟲直弓反本或作出非冥亡丁反冥冥無知

貌字林云幽也又亡定反禄子鴆反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觀古亂反下觀臺節觀同 疏 正義曰作靈臺詩者言民始附也文王受天之所命而民樂有其神靈之德以及鳥獸昆蟲焉以文王德及昆蟲民歸附之故作此詩以歌其事也經說作臺序言始附則是作臺之時民始附也文王嗣為西伯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則為民所從事應久矣而於作臺之時始言民附者三分有二諸侯之君從文王耳其民從君而来其心未見靈德至於作臺之日民心始知故言始附謂心附之也往前則貌附之耳此言作臺而民始附則其附在受命六年而序追言受命者以民心之附事亦有漸初受命已附至作臺而齊心故繫之受命見附之所由也言民始附首章及二章上二句是也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者二章下二句及三章是也臺囿沼皆言靈是明文王有靈德之義麀鹿獸也白鳥鳥也昆蟲者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

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故祭統注云昆蟲溫生寒死之蟲然則諸蟄蟲皆是也此經無昆蟲之事而三章言魚魚亦蟲之別名舉潛物以見陸產故言昆蟲以總之經先言獸序先言鳥者作序主以豢獸故先言之序則從其言便故不同也四章卒章言政敘得所合樂詳之亦是靈德之事故序略之也箋正義曰民者冥也孝經援神契文以其冥冥無知其見仁道遲故於是始附解其晚附之意也又解臺之所用天子有靈臺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故也四方而高曰臺以天象在上須登臺望之故作臺以觀天也春官視祲掌十煇之法以觀妖祥辨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鑴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注云妖祥善惡之徵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闇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敘如山在日上也玄謂鑴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

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皆舉天之異氣視祲之官當在靈臺之上視之故箋取以為說十煇而惟言祲象者舉其初二事餘從可知也馮相氏保章氏亦云觀天下之妖祥則在臺觀之獨引視祲之事者以視祲為官名則是仰觀之主故特取之其實馮相保章之所觀者亦在靈臺也又解文王作臺之處故言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明此靈臺在豐邑之都也舍神霧曰作邑於豐起靈臺易乾鑿度亦云伐崇作靈臺是靈臺在豐邑之都內也所引春秋傳曰者僖五年左傳文引之證臺是觀氣所用彼云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為備故此略引之故與彼小異此靈臺所處在國之西郊諸儒以無正文故其說多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畀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東南

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行暮反也韓詩說辟雝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圓言辟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雝者取其雝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盖以茅草取其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雝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沼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無以正之玄之聞也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宫之左太學在郊天子曰辟雝諸侯曰泮宫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太學即辟雝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宫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雝同義之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

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如鄭此說靈臺與辟廱同處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是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中也辟廱與太學為一所以得太學移而辟廱不移者以辟廱是學之名耳王制以殷之辟廱與太學為一故因而說之不必常以太學為辟廱小學亦可矣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周以虞庠為辟廱矣若然魯是周之諸侯於郊不當有學泮宮亦應在國而禮器注云頖宮郊之學也詩所謂泮宮也字或為郊宮不在國者以其詩言魯侯戾止是行往適之故知在郊蓋魯以周公之故尊之使用殷禮故學在其郊也鄭以

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案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太學明堂之東序也如此文則辟廱明堂同處矣故諸儒多用之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為三耳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異名而同耳其實一也頴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此等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必知皆異處者袁

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而致之不復考之人情驗之道理失之遠矣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黷死生交錯囚俘截耳瘡痍流血以干鬼神非其理矣且夫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象箸玉杯而食於土簋非其類也如禮記先儒之言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禮天子七廟左昭右穆又有祖宗不在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在若又區別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之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法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於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非義也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以教天下有虞氏謂之上庠下庠夏后氏謂之東序西序殷謂之右學左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瞽宗殷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居虎門之側然則學宮非一處也文王世子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又曰秋學禮冬學書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廟然則大學非宗廟也又曰世子齒於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王制曰周人養國老於東膠不曰辟廱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宗廟之尊不應與小學為左右也辟廱之制圓之以水圓象天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魚鼈取其所以養也是故明堂者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各有所為非一體也古有王居明堂之禮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居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參並非其義也大射之禮天子張三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之辟廱則徑

三百步也凡有公卿大夫諸侯之賓百官侍從之衆殆非宗廟中所能容也禮天子立五門又非一門之間所能受也明堂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堂太廟者明堂之内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於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宫大同之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别也先儒曰春秋人君將行告宗廟反獻於廟王制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則太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在公宫之左太學在郊明太學非廟非所以為證也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太學遠其言乖錯非以為正也左氏云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其言遂故謂之同處夫遂者遂事之名不必同處也馬融云明堂在南郊就陽位而宗廟在國外非孝子之情也古文稱明堂陰陽者所以法天道順時政非宗廟之謂也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明堂之稱也順時行

政有國皆然未聞諸侯有居明堂者也齊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者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曰夫明堂王者之宗廟也且說諸侯而教毀宗廟為人君而疑於可毀與否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去聖不遠此其一證也尸子曰昔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祀明堂假為天子明堂在左故謂之東宮王者而後有明堂故曰祀明堂假為天子此又其證也竊以準之此論可以申明鄭意大戴禮遺逸之書文多假託不立學官世無傳者其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稱太學明堂之東序皆後人所增失於事實故先儒雖立異端亦不據為說然則明堂非廟而月令云天子居明堂太廟者以明堂是祭神之所故謂之明堂太廟者正謂明堂之太室非宗廟之太廟也明堂位云太廟天子明堂自謂

制如明堂非太廟名明堂也廟與明堂不同則靈臺又宜別處故靈臺辟廱皆在郊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傳神之精明者稱靈四方而高曰臺經度之也攻作也不日有成也箋云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營表其位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觀臺而曰靈者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音義度待洛反下同應應對之應說音悅疏正義曰言文王有德民心附之既徙於豐乃經理而量度初始為靈臺之基趾也既度其處乃經理之營表之其位既定於是天下衆庶之民則競攻而築作之不設期日而

已成之民悦其德自勸其事是民心附之也傳正義曰靈是神之别名對則有精粗之異故辨之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則靈之為稱就神中精者而名也四方而高曰臺釋宫文經度之謂經理而量度之攻作謂庶民築作之不日有成謂不設期日已成功言民心樂為之也箋正義曰非天子不得作靈臺故本之云文王應天命始度靈臺之基址也營表其位謂以繩度立表以定其位處也傳唯解靈之名不解名臺為靈之意故申之此實觀氣祥之臺而名曰靈者以文王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以此言文王之臺故因言文王之化行耳其實天子之臺皆名曰靈臺服虔左傳注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是也若然書傳説武王渡河言觀臺亞者彼謂在臺仰觀之人不得謂其人為臺故指實言觀也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秦是諸侯而得有靈臺者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言為則是新

造其時僭名之也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靈囿言靈道行於囿也麀牝也箋云攸所也文王親至靈囿視牝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音義亟居力反囿音又徐于目反麀音憂牝頻刃反處昌慮反疏傳正義曰春秋成十八年築鹿囿昭九年築郎囿則囿者築牆爲界域而禽獸在其中故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鮮正禮耳其文王之囿則七十里故孟子

云齊宣王問於孟子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曰書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是宣王自以為諸侯而問故云諸侯四十里以宣王不舉天子而問及文王之七十里則以為文王非天子之制明天子不止七十里故宜為百里也又觧囿稱靈意言靈道行於囿也鄭駁異義云同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則似因臺為名其實亦因相近靈道徧行故皆稱靈也釋獸云鹿牡麚牝麀是為鹿牝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傳濯濯娛遊也翯翯肥澤也箋云鳥獸肥盛喜樂言得其所王在靈沼於牣魚躍傳沼池也靈沼言靈道行於沼也牣滿也箋云靈沼之水魚盈

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音義濯直角反翯戶角反字林云鳥白肥澤曰翯下沃反樂音洛下文於樂注憙樂皆同沼之鄒反牣音刃躍羊略反跳徒彫反疏傳正義曰娛樂遊戲亦由肥澤故也二者互相足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傳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論思也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箋云論之言倫也虡也栒也所以懸鐘鼓也設大版於上刻畫以為飾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知鳥獸之得

其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中者言感於中和之至

音義虡音巨樅徐七凶反又音衝衝牙也沈又音子容反賁符云反字亦作鼖鏞音容於音烏鄭如字下於樂於論皆同論盧門反一云鄭音倫辟音璧植特職反栒旬尹反縣音玄

疏正義曰毛以為文王既立靈臺而知民心歸附又作治囿而知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作樂以詳之觀已之德行審否故使人設植者之虡橫者之栒上加大版而捷業然又有崇牙其飾維樅然於此虡業之上懸賁之大鼓及維鏞之大鐘然後使人擊之觀其和否於是思念鼓鐘使人和諧於是作樂在此辟廱宮中是王之靈道行於人物之驗鄭惟下二句別義俱在箋傳正義曰欂器云木謂之虡孫炎曰虡栒之植所以懸鐘磬也郭璞曰

懸鍾磬之木植者名為虡然則懸鍾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横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横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版為之飾釋器云大版謂之業孫炎曰業所以飾栒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鍾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言崇牙之狀樅樅然有瞽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此樅亦文承虡業之下故知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注亦云大鼓謂之鼖是也釋樂云大鍾謂之鏞李巡曰大鍾音聲之鏞大也郭璞曰亦名鎛也水旋丘如璧者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土之高者曰丘此水內之地未必高於水外正謂水下而地高故以丘言之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定本及集注鏞大鍾之下云論思也則其義不得同鄭也箋正義曰以倫理之字宜為倫故曰論之言倫傳唯言栒虡植横不言所用故申明之言所以懸鍾鼓也以經有鍾

鼓故特言之其磬鏄亦有栒虡也又解上言臺沼此言作樂之意文王知民心歸附鳥獸得所以為音聲之道與政通故大合諸樂以詳之言欲詳審已德觀其實允人物之心以否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但主言樂之得理不美養老之事故言不及焉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內與聞之者莫不喜樂是其和之至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箋云凡聲使瞽矇為之音義鼉徒河反沈又音檀草木疏云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皮堅厚宜冒鼓逢薄紅反埤蒼云鼓聲也字作韸徐音豐矇音蒙瞍依字作叟蘓口反亦作瞍說文云無目也

字林先幺反云目有眸無珠子也眸莫侯反

疏傳正義曰月令季夏命漁師伐蛟取鼉漁師取魚之官故知鼉是魚之類屬也書傳注云鼉如蜥蜴長六七尺陸璣疏云鼉形似水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鵞卵甲如鎧甲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可以冒鼓月令注亦云鼉皮可以冒鼓也美鼓之得理而云逢逢故知為和也矇瞍皆無目之名就無目之中以為等級矇者言其矇矇然無所見故知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即今之青盲者也矇有眸子則瞍當無故云無眸子曰瞍其瞽亦有眸子矇之小別也故春官瞽矇注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謂之矇有目而無眸子謂之瞍亦與此傳同也此則對而為名其總則皆謂之瞽尚書謂舜為瞽子外傳云吾非瞽史周頌有有瞽之篇周禮有瞽矇之職是瞽為總也周禮瞽矇二字已是為官名故文不及瞍此言瞍不言瞽各從文之所便外傳稱矇誦瞽賦亦此類也周禮上瞽中瞽下瞽以智之高下為

等級不以目為次第美公事釋詁文

靈臺五章章四句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箋繼文者繼文王之王業而成之昭明也音義復扶又反王業于況反疏正義曰經六章皆言武王益有明智配先人之道成其孝思繼嗣祖考之迹皆是繼文能昭先人之功焉經云三后在天王配於京則武王所繼自太王王季皆是矣而序獨云繼文者作者以周道積基故本之於三后言世有哲王見積德之深遠其實美武王能繼唯在文王也太王王季雖脩德創業為後世所繼而未有天命非開基之主不足使武王聖人繼之又此篇在文王詩後故

詩言繼文著其功之大且見篇之次也文王已受天命故言復受為亞前之辭武王之受天命白魚入舟是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傳武繼也箋云下猶後也哲知也後人能繼先祖者維有周家最大世世益有明知之王謂太王王季文王稍就盛也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箋云此三后既没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音義哲張列反本又作悊又作喆皆同知音智下同假音遐已也本或作遐疏傳正義曰武繼釋詁文箋正義

曰居下世即是在後故云下猶後也哲智釋言文言後人能繼祖者維周家最大謂太王王季文王稍稍就盛者也王季為西伯文王又受命是稍盛也不通數武王者此言哲王即是下文三后王配之文别在於下故知世有之中不兼武王也曲禮下云天子崩告喪曰天王登遐注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以三后皆號為王故以天子之禮言之武王居鎬故知配行其道於京謂鎬京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箋云作為求終也武王配行三后之道於鎬京者以其世世積德庶為終成其大功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箋云永長言我也命猶敎令也孚信也此為武王言也今長我之配行三后之敎令者欲成我

周家王道之信也王德之道成於信論語曰民無信不立音義成王如字又于況反此為如字疏箋正義曰作為釋言文求終釋詁文世積厚德是當王天下文王未及誅紂即是王事未終武王乃終之故云終成其大功配命承王配于京是配三后不配天故以命為教令此篇是武王之詩於此獨云此為武王言者餘文是作者以已之心論武王之事此則稱武王曰自所言故辨之也又解欲成王道所為多矣獨以信為言者由王德之道成於信欲使民信王道然後天下順從必伐紂功成然始得耳以民無信不立故引論語以證之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傳式法也箋云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為法勤行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則其先人也箋

云長我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其維則三后之所行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傳一人天子也應當侯維也箋云媚愛茲此也可愛乎武王能當此順德謂能成其祖考之功也易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云服事也明哉武王之嗣行祖考之事謂伐紂定天下疏正義曰既言武王能法則三后之道故於此歎而美之可愛乎此一人之武王所以可愛者以其能當此維順之德祖考欲定天下武王能順而定之是能當順德又述武王所言而歎美之武王自言

長我孝心之所思者此事顯明哉武王實能嗣行祖考之事伐紂定天下是能嗣祖考也傳正義曰曲禮下云天子自稱曰予一人言其天下之貴唯一人而已謂天子為一人應當釋詁文又云維侯也是侯得為維也箋正義曰序言繼文此云順德故知是順其先人之心成其祖考之德所引易者升卦象辭升卦巽下坤上故言木生地中木漸而順長以成樹猶人順德以成功彼謂一人之身積漸以成此則順父祖而成事亦相類故引以為證定本作慎德準約此詩上下及易宜為順字又集注亦作順疑定本誤也服事釋詁文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故知嗣行祖考之事唯謂伐紂定天下也上言永言配命永言孝思其下句云成王之孚孝思維則亦是武王自言此云昭哉嗣服是作者美武王之辭所以亦與孝思相連者上云永言孝思是武王自言此又述武王之言歎而美之并此孝思之句亦非武王自言得與嗣服相連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傳許進繩戒武迹也箋云茲此來勤也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履踐之迹美其終成之于萬斯年受天之祜箋云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音義來王如字鄭音賚下篇來孝同祜音户下同疏正義曰既言武王能嗣行祖事又美其為民所樂仰言武王能明此勤行進於善道戒慎其祖考所行之迹而踐行之猶行善不倦故為天下樂仰皆欲令武王得於萬年之壽且又多受天之福禄言武王行善之故為民愛之如此傳正義曰以禮法既許而後得進故以許為進繩戒武迹皆釋訓文箋正義曰茲此來勤皆釋詁文戒慎祖考踐履之迹謂謹慎奉行故美其終成之祜福釋詁文以萬年受福是祝慶

之辭故知武王為天下所樂

仰此是欲其得福之言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于萬斯年不遐有佐傳遠夷來佐

也箋云武王受此萬年之壽不遠有佐言其輔佐之臣

亦宜蒙其餘福也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亦君臣同福

禄也疏正義曰毛以為民欲王受福即實言其受福之

事武王既受得天之祜福故四方諸侯之國皆

貢獻慶之又得於此萬年之壽豈不遠有佐助之乎言

有遠方夷狄來佐助之也此承上章之文故先言所受

天之祜因則為遠近之次故先言四方後言遠夷四方

謂中國諸侯也鄭唯以下句為異言武王得於此萬年

之壽不遠其有輔佐之臣言王親近其臣與之同歸傳

正義曰言不遠有佐是遠有佐遠人佐天子唯夷狄耳

故知遠夷來佐之書敘言武王既勝殷西旅獻獒巢伯來朝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於九夷八蠻肅慎來賀是遠夷來佐之事不遐有佐為遠夷則四方來賀為諸夏民勞傳曰四方諸夏是也箋正義曰箋以不遐有佐順文自通不當反其言故易之武王既有萬年之壽不遠有輔佐之臣共蒙其福其封為諸侯則與周升降其仕於王朝則繼世在位是其不與遠之引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者洛誥云成王告周公言公與我身皆得萬億之年既引其文乃申其意言彼亦君臣同福祿故知此亦武王君臣同福祿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箋繼伐者文王伐崇而武王伐紂疏正義曰經八章上四章言

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是繼伐首章言文王有聲武王則道廣於文王是能廣文王令聞之聲二章言文王伐崇武王則伐紂以定天下是卒其伐功經雖無武王廣聲卒伐之事於理則有故序言亦以轉互相明也上四卒言文王有令聞之聲成名之德作豐邑以追孝心同四方而正法度所為不止於伐崇也下四章言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而成卜兆傳善謀以安後世所為不止於伐紂維以繼伐言之者以其所施之事皆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此篇八章其末俱言烝哉而四章言武王之謚四章言王后皇王作者變其文見其事有異上四章雖同是文王之事而首章二章言文王令聞成民受命伐罪是文王事之盛者故舉其義謚而稱文王三章言築城大小之事述其所徙之言四章言作豐以主四方施化而為法度比之前事為不盛故不舉其謚而變言王后下四章雖同是武王之事五章六章言武

王伐紂作邑定居四方歸服於武王之事為不盛故不舉義謚比文王之事則益大故變言皇王七章言考卜而後居鎬京伐紂以成其占八章言重功業以為大事傳順謀以安子孫除虐去殘貽訓後世是武王之事盛者故文舉其義謚而言武王文王之事則盛者居前不盛次之武王之事則不盛在先者見武王不盛之事盛於文王之盛者作者比其事之大小而為之章次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箋云遹述駿大求終觀多也文王有令聞之聲者乃述行有令聞之聲之道所致也所述者謂太王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成民之德言周德之世益盛文王

烝哉傳烝君也箋云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音義遹尹橘反又音述駿音峻觀古亂反注同聞音問本亦作問烝之丞反韓詩云美也疏正義曰此文王乃有令聞之善聲所以有之者以文王從後仰而述行廣大其太王王季所有令聞之善聲所廣大者謂文王又述行終其太王王季安民之道又述行多其太王王季成民之德以此益盛而大有聲也此文王之德信得人君之道哉箋正義曰遹述釋言文駿大求終觀多釋詁文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事可以聞於外是為有聲矣故為有聲是令聞之聲言述行者是述先聞之辭故知謂述太王王季也聲聞則長之使大令為已有故云遹駿有聲其安民成民則太王王季有此行但其事未終未多今文王則終之多之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耳傳正義曰烝君釋詁文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箋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文王

烝哉音義應應對疏箋正義曰經別言既伐於崇則武功之應功之言非獨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邗者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故云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武功之中既兼伐崇而別言既伐於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都也言應天命者天既命為天子當立天子之居故言徙都於豐以應天命或以為於豐得命故徙豐應之然則武王於盟津得命不可徙都入河乃還都於鎬非得命之地矣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傳淢成溝也

匹配也箋云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棘急
來勤也文王受命而猶不自足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
城偶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從已之欲
欲廣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進其業也王后烝哉
傳后君也箋云變謚言王后者非其盛事不以義謚音
義淢況域反成間有淢字又作洫韓詩云洫深池廣古曠反深尺鴆反行下孟反疏正義曰上
豐此述作豐之制言文王與築豐邑之城維如一成之
淢淢内之地其方十里文王作此豐邑維與相匹言大
小正與成淢相配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所以
纔得伐崇即作此邑者非以急從已之欲而廣此都邑

乃追述王季勤孝之行思進其業故耳此王之為人后也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正義曰冬官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溝是總名故云洫成溝謂十里成間所有溝洫洫音同箋正義曰申傳洫為成溝之義故云方十里曰成洫其溝也言每方十里之地其外有此溝謂之為洫此洫廣八尺深八尺匠人云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是其事也棘急釋言文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欲革亦急也文王既以受命當為天子其意以紂尚在猶不敢自足故築此豐邑之城大小適與賦法十里之成相匹偶是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不以急從己之欲欲得廣此都邑乃述追王季勤孝之行以王季勤孝欲早成周道故已早建都邑以進其功業文王所述述太王以來此止言王季者以太王始有王迹勤行其道太王以前未有王迹不得言太王勤孝欲成父功故所述勤孝唯王季也春官典命云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皆以命數為節注云國

家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蓋方七里子男之城蓋方五里坊記注云子男之城方五里此二注皆以公城方九里為差則天子之城十二里矣故此十里為小於天子也異義駁云鄭伯之城方五里又以侯伯為五里者鄭兩觧故書傳云古者百里之國九里之城七十里之國五里之城五十里之國三里之城注云玄或疑焉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謂天子之城今大國九里則與之同然則大國七里之城次國五里之城小國三里之城為近耳或者天子實十二里之城諸侯大國九里次國七里小國五里是鄭兩觧之事也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故不敢執定典命注每言蓋匠人注云立王國若邦國者皆為疑辭以見二途之意也

傳正義曰后君釋詁文箋以作文有體章類宜同今半謚半否故知變之有義以相比校無謚之章其事皆劣故言非其盛事不以義謚謂不以義理而言其謚也謚者行之成名總一身之美故事盛者稱之不盛者變名

耳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濯大翰幹也箋云公事也文王述行大王王季之王業其事益大作邑於豐城之旣成又垣之立宫室乃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王后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王后烝哉

音義濯直角反韓詩云美也垣音袁翰户旦反徐音寒　疏正義曰旣言築作豐城欲又本之前世言此王述先王之業其事維益大矣即言大之狀維在豐城之内更築而垣牆之以立宫室而居焉乃為天下四方之民所共同心而歸之其王君文王維乃為之楨幹謂為施法度以行之是王后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正義

曰濯大翰幹皆釋詁文箋正義曰言王事伊大則從小至大非文王之事自為大也上言遹追來孝此承其下故知是述大王王季之業其事益大上言築城作豐此言維豐之垣則是豐城之內別起垣也故云作邑於豐城之既成又垣之立宮室謂立天子之宮室宮室既定萬姓知有所歸故為天下所同心而歸之幹者築墻所立之木幹與墻為法故為之幹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傳績業皇大也箋云績功辟君也昔堯時洪水而豐水亦汎濫為害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禹之功也文王武王今得作邑於其旁地為天下所同心而歸大王為之君乃由禹

之功故引美之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皇王烝哉箋云變王后言大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音義辟音壁註及下皆同又音婢亦反法也氾芳劒反疏正字亦作汎濫力暫反大王此及下言大者並如字疏義曰上既言文王之事故武王繼之令豐水之得東流注渭入河者是禹之功業言禹決治之其傍得成平地也令文王得作邑於傍武王既成鎬京故為天下四方所共同心歸之文王武王維於是為之君而施化焉此大王誠得人君之道哉傳正義曰績業釋詁文又云皇君君亦大之義故為大箋正義曰績功辟君亦釋詁文也功業大同耳據其力之所成則謂之功言其澤及於後則謂之業昭元年左傳劉定公見雒汭之水曰美哉禹之功也此亦見豐水而思禹故易傳以績為功堯典曰湯湯洪水是堯時洪水此言豐水東注由禹之功故知

豐水亦氾濫為害禹治之也氾濫謂氾長濫決平地有水也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豐入于河是豐水入渭東注於河此章武王之事而并言文王作邑於其傍者以二邑皆在豐傍舉豐而言可以並及文王欲連言之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言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以時驗而知之此與下章俱言皇王而下有鎬京之事知此皇王為武王也同不言謚而王后與皇王異文既人異而辭變故知為武王之事又益大也此與上章皆言四方攸同而言益大者以文王亦武王故亦以四方言之其實同歸之者少於武王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傳武王作邑於鎬京箋云自由也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自四方

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皇王烝哉疏箋正義曰

釋詁云由自也故自得為由也既言辟廱即云四方皆服明由在辟廱行禮見其行禮感其德化故無不歸服也辟廱之禮謂養老以教孝弟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傳云考猶稽也宅居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武王遂居之脩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武王烝哉音義契苦計反或苦結反疏正義曰言稽考其疑灼龜而卜之者維武王所疑而卜者其宅居於是鎬京之

地維此所契之龜則出其吉兆以正定之言居此必吉故得天下武王則能成之伐紂以定天下成此龜兆之占是功之大美者此武王誠得人君之道哉箋正義曰以洪範有稽疑之言故云考猶稽也宅居釋言文以稽疑之法必契灼其龜而卜之正謂得吉兆龜正定其吉云此地可居卜兆言吉居之而得天下是成龜兆之占伐去虐紂身即王位功無大於此者伐紂為成龜兆之占定本集注皆云功莫大是也義亦得通禮記引此詩彼注云武王築而成之與此異者引詩斷章多異於本此顧上下之文言武王烝哉是武王之盛事不宜直言其築作而已故以伐紂為成之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傳芑草也仕事燕及翼敬也箋云詒猶傳也孫順也豐水猶以其

潤澤生草武王豈不以其功業為事乎以之為事故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也書曰厥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弗棄基武王烝哉箋上言皇王而變言武王者皇大也始大其業至武王伐紂成之故言武王也音義芑音起詒以之反孫王申毛如字鄭音遜傳直專反下同疏正義曰言豐水之傍有芑菜豐水是無情之物猶以潤澤而生菜為已事況武王豈不以功業為事乎言實以功業為事思得澤及後人故遺傳其所以順天下之謀以安敬事之子孫言武王能得順天下功被來世後人敬其事者則得行之乃安是武王之道令得長世武王誠得為人君之道哉傳正義曰燕禮所以安賓故燕為安也

翼敬釋詁文箋正義曰詒訓遺即流傳之義故詒猶傳也傳其順天下之謀者謂聖人所謀之事行之則必順天下之心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敬事能遵用其道則得安也必言敬事者若子孫不敬則不能行之不能行則不得安故安敬並言之引書曰者大誥文彼上文以堂屋耕播為喻言父為之於前子不循於後其父則嫌責之此假言其父之辭彼注云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引此明後人須因前基故云傳謀以安彼後證翼為敬彼言父敬此言子孫明敬事者乃能不棄基故引而反以相明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毛詩注疏卷二十三

毛詩注疏卷二十三考證

大雅文王章陳錫哉周箋疏宣十五年左傳亦引此詩乃云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臣祖庚按左傳羊舌職此語是釋所引康誥文非以造周二字釋下所引詩詞也疏引以證鄭氏訓哉為始之義似屬牽合

思皇多士傳皇天○漢書王褒傳顏師古注曰思語辭皇美也

聿修厥德○聿漢書作述

大明章在洽之陽○洽說文作郃

篤生武王箋疏則我皇妣太姜之姪○妣監本誤作姒

今依國語改正

其會如林疏其會聚之時如林木之盛也○會說文引

詩作旝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

緜章周原膴膴○膴膴文選注作腜腜

旱麓章瑟彼玉瓚○瑟說文作璱周禮注作卹

皇矣章此維與宅○論衡作此惟予度

克順克比○比禮記作俾

不長夏以革傳革更也不以長大有所更箋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者○李光地曰文王身任方伯為諸夏之長專尚文德不以兵車按詩以起下伐崇之事則以革為兵革之革於義為更恊也

下武章應侯順德○順家語淮南子俱作慎又易君子以順德王肅本順亦作慎朱子曰古字通用也

文王有聲章築城伊淢○淢韓詩作洫臣人龍按說文

洫成間溝也淢疾流也二字不同毛傳以為成溝則改淢作洫

匪棘其欲疏禮記引此詩作匪革其欲○按欲字今禮記作猶

毛詩注疏卷二十三考證